

一個完美主義的女孩，卻把她的第一次給了一個陌生人……

花紅柳卻殘

——柳眉的故事

# 花祭

作者 /  
張光斗



● 電影“花祭”原著劇本 ●

# 花祭

作者——張光斗

出版者——張光斗

策劃編集——李振華

承製——號角出版社

總代理——時報廣場

台北市 10909 和平西路三段 132 號 2 樓

電話——(〇二)三〇六六一一二

郵撥——一三五四二七六—五文念壹

執行編輯——林揚生

校對——林揚生·顏艾琳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公司

製版——松霖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新豔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廿八日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總經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F

電話：(02)394—4854

一個完美主義的女孩，卻把她的第一次給了一個陌生人……

花紅柳卻殘

——柳眉的故事

# 花祭

作者 /  
張光斗



● 電影“花祭”原著劇本 ●

花



祭

一個殘廢的父親，  
一個偷情的母親，  
一個完美主義的女孩，  
和一個白痴的男孩，  
構成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花

祭

# 目錄

再次人生（代序）

八方風雨來相會

實現一個心願

願待那豐收的花季

明日池塘是綠蔭

「花祭」的啓示

到日本，別忘了帶阿斗的電話

祝福一個可以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花祭

張光斗相遇他的人生「花季」

## 劇中人物

劇本（分場對白）

張光斗 5

朱延平 12

熊廷武 14

夏美華 17

吳桓 20

柯一正 21

歐陽菲菲 23

梁弘志 25

高愛倫 27

張光斗 41

# 再次人生（代序）

張光斗

去年十月，離開了從事十一年的新聞工作後，我有一點惶恐，但心情是愉快的。

一直想在四十歲之前扔掉記者的老虎皮。我不曾貪戀過記者頭上那頂無形的冠冕所帶來的自我膨脹，但是，我唯一懼怕的是這份工作在人際關係上所獲取的假象如讚美、阿諛、奉承……，會在不知不覺中嬌縱了自己，從而導致在處理其他事務方面，成為無能的軟腳蝦！

唸的是電影，初期踏進新聞圈也是主跑影劇新聞。我曾是自命不凡的新聞尖兵，對影劇圈（尤其是電視）不合理的人與事都想力加針砭。感謝民族晚報的總經理王正果，他對我百分之百的信任與支持，使得我在民族晚報三年的時光過得自我

而愉快，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對自己有了信心。

而後，我的人情包袱越來越重，肚子裡的東西挖空後所產生的心虛與驚懼，導致我決心放棄一切，到日本去打天下。

到日本的同時，我進了民生報，唸書外加工作，使我一度瀕臨到體力負荷的邊緣，但感謝天，我從來不曾有過半途而廢的念頭。石敏副社長、陳總編輯啓家、王發行人效蘭、以及聯合報系大家長之一劉社長昌平……都曾刻意照顧過我，當然，許多肝膽相照的好友與同事也是我奮力達成目標的力量源泉。

在日本努力工作的同時，我又唸了一個電視，而後又去搞了一陣電影理論……坦白說，我始終無法揮去影像世界帶給我的誘惑，那好像是我一誕生在這個世界上，便已註定的機緣。

與記者生涯正式告別後，我曾打算把事業的重心放在電視上。但返台經營一陣後，老是欠缺臨門一腳，我立刻意識到，我或許應該調整一下自己的步調。就在這個時候，老友姚奇偉頻頻打電話到東京，要我考慮也玩玩電影，他說，也因為台灣



的電影已經陷入谷底，在某些意念與實質的條件上，反而容易與電影界的投資人坐下來談了。

那天，與奇偉約了在延平工作室晤面，碰巧朱延平導演也在，我順口說了兩個故事，奇偉與朱導演在聽完「花祭」的故事後，瞳孔同時發出興奮的光芒，異口同聲的表示，對「花祭」有興趣。

於是，回到東京後，我開始寫「花祭」的劇本。過去，雖然也曾寫過電視劇本，但「花祭」似乎有些不同，我寫得份外俐落與順暢。朱導演說，他活了這麼大，「第一次」導文藝戲，而我，則也是第一次寫電影劇本。

「花祭」定裝、拍攝，我沒有機會參與，回台後，電影已拍至尾聲。有一天，到延平工作室看劇照，一張照片不但吸引住我的視線，也使我在數秒鐘的時間內忽然像是被點了穴道似的，整個人都僵住了。

那張劇照是女主角柳眉與母親打算陪同中風的父親回南部探訪老友的戲，一部計程車停在大門口，計程車是個人營業者，名字叫張永盛。

我初中的導師，也是影響我一生頗大的恩師，外號叫「神經教授」，本名即為張永盛，他已於兩年多前病故。

我初中唸的是台中市一中，初一留級了，花了四年的時間才勉強畢了業。

市一中是個好學校（現在已改名為居仁中學），而我是個壞學生——不懂得用功的問題學生。因為家中適巧發生變故，使我成為十足的慘綠少年，我厭惡上課，對數學、理化更是深惡痛絕，最後，唯一能夠拒絕聽課的方法就是在課堂上寫小說。

張老師是我第二個初一的導師，而且一直帶著我們畢業。主教國文的張老師在課堂上有許多怪招與絕招，唸過市一中而且被他教過的人應該都會記得他。他在課堂上，經常會有驚人之語和舉動；比方說，他會要我們閉眼運氣，好排除瞌睡蟲，他還會在黑板上寫中藥引子，要我們回家燉了喝，說是有醒腦作用……。在市一中，張永盛簡直就是一個傳說，一個謎樣的人物。

張老師要我們有任何問題時，可以寫在紙條上放在他永不上鎖的抽屜裡，而

我，或許便成了他最頭痛的學生了。他經常在降旗後找我去，除了數學老師又跟他告狀之外，我本身的煩惱與問題當然也有一大堆。張老師不對我採取「圍堵」戰術；他從不阻止我寫東西，相反的，還在班上贊揚我寫得好，還派我參加作文比賽……。他要求我不要我在數學課上寫，週末下午怎麼樣？看完學校安排的週末電影欣賞之後，不是更有靈感動筆？

每次考試永遠在班上吊車尾，很怕與同學來往的我，是在張老師鼓勵、誘導下，唸完初中。

高中畢業，考上世新電影編導科之後，我終於有勇氣與信心回到市一中去看他。張老師開始在帶國樂團，「神經教授」似乎也越來越有老僧入定的態勢，雖然他的年紀並不大。

前年五月，因公事返台，就投宿在市一中對面的台中大飯店。我抽出時間興沖沖的去看他，誰知道，他已因病去逝。我不知是怎麼回旅館的，只記得在電話中與師母痛哭了一場。

如果，沒有張老師的牽引，我不知道今天的我會變成什麼德性。偏偏，在我重新跨出另一步，而且是在內心惶惑的情況下，他卻再度出現。「花祭」裡的那張劇照，好像又照亮了我的眼，證明了我的心，我知道，我心裡要的是什麼！

這麼多年來，我真的是在許多老師（另如劉鎮北老師、世新的熊廷武老師……）以及成打的好友支持與陪伴下，走到了眼前新的起點。往後，我必然會再蹣跚，也絕對會有更大的挫折將會面臨，但是，有了那麼多恩情圍繞，我永遠不會寂寞，更不會孤獨！

雖然並不完美，但是，我願以「花祭」獻給每一位衷心想要感激的家人、師長與好友。

• 花 祭 •

# 八方風雨來相會

# 實現一個心願

朱長平

我一直有個心願——想拍部文藝片，但苦無機會。

此話一出，一定會讓一些影評人「跌破眼鏡」——尤其是一向特別「照顧」我的影評人，哈哈！

但是無巧不成書，在一個偶然的聚會中，我從光斗兄的口中聽到「花祭」的故事，不但情節突出，而且極具爆炸性，我極為喜歡，當時便與奇偉兄決定——要拍成電影。

我的確是在不計任何後果的情況下著手「花祭」的拍攝工作。你也許會知道，朱延平第一次拍文藝戲不但要面臨票房的考驗，另外還得準備好一個容器較大的臉盆，來迎接來自各方面的善意的與非善意的「口水」（批評）。

由熟悉的喜樂片，一腳跨進陌生的文藝片，此刻，坐在剪接室，面對著初剪好

的「花祭」，我從內心裡承認，真的是越來越喜歡這個故事了。

過去，我的電影很難得會有較為完整的劇本，「花祭」算得上是我拍戲以來最完整，也是最好的一個劇本。光斗兄在情節的設計與鋪排上極為細密，使得「花祭」的工作極為順利，連女主角葉全真都承認，這是她從影以來的「代表作」。

憑良心說，我這個年齡已經沒有太多「第一次」的機會了，但願這回第一次嚐試文藝片，能帶給各位不一樣的反應與感受。

## 願待那豐收的花季

熊廷武

在電影工作十四、五年後，我「暫時」離開電影事業，進入台視，到現在剛好十四個年頭。

在進入台視的同時，我曾在世界新專兼過三、四年的課。

第一年的教職中，光斗就是我的學生之一。電影「我們的天空」的導演柯一正還晚了他一屆。

在聯招制度下，進入電影編導的學生，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被動、或是對電影毫無認識與興趣的。光斗與一部份學生，無論是聽講或是實習操作，都充分顯示出對電影的熱愛與求知的熱忱。

畢業後，光斗曾延續過一段在校時便從事的工作，在台視的戲劇節目中擔任劇務。劇務工作是戲劇節目拍攝過程中最瑣碎，也最辛苦的一項。有了實質的工作經



驗，光斗進人民族晚報，專門負責影劇新聞後，立刻展露出他的工作能力與解析問題的長才。

而後，他主動放棄在影劇圈建立的人際關係，前往日本專修電視製作，同時還兼任民生報駐日記者。在我教過的學生中，他是已經在社會中被定位，而且饒有成績的。

此次，光斗放棄了駕輕就熟的新聞工作，投入電影與電視的行業，我真十分願意站在樂觀其成的立場來鼓勵他。

「花祭」是光斗完成的第一個電影劇本，這距離我在課堂上教導他們導演與編劇技巧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不過，能看到他重新碰觸自己的興趣，我覺得十分安慰與高興；更何況，在這十幾年當中，他已經攬積了許多生活的體認與求知的心得，就一個劇作家來說，這是必需具備的條件之一。

「花祭」的劇情頗具爆炸性，也有可能引起議論。一個追求完美的少女在遭遇了連續的挫折與打擊後，茫然將自己最完美的部份交給一個原先根本不被她正視的